六一居士文集序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

輕重以捄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
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
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
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
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
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
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
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
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
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
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

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
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
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
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
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
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媿於古士亦
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
通經學古爲高以捄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
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
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歿十有餘年士
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

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
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
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裴乃次而論之曰歐
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
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
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序

歐陽文忠公本傳

歐陽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四世孫琮爲
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爲吉州安福令其子孫或居安
福或居廬陵萬之八世孫觀脩父也徙居永豐脩四歲
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脩書字稍長從鄰里
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
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
勘脩爲人資直閎廓見義敢爲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
放逐困躓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
饒州論救者衆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書責若訥言
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以聞謫峽州夷陵令徙

光化軍乾德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
勘修崇文總目禮書總目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數論天下事陝西用師上三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
甚衆詔百官上封事又上疏言三敝五事力陳當時之
所宜憂者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
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群盜起中
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
韓琦富弼皆輔政脩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爲仁宗降
手詔出六條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用脩
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
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

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
終篇意在夏竦竦尤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
衍及脩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
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
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
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
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
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
終始如一故君子有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
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
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

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揺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語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爲黨論者尤惡脩異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内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陞天衢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下則以國家爵禄爲已私惠上則朋黨膠漆皆聚本朝設使逐人私黨不過十數同心醜正已爲六十人相依爲重將紊紀綱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察知賴仁宗終不之信脩之使河東以陜西用兵久河東芻粮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治合河津或請廢五寨脩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濵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人山四郡有禁地棄而不耕民私糴虜中以應軍須今悉耕之歲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又言河東民故貧軍興以來賦歛尤重行路嗟怨條上可罷者數十事以寛民力脩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平大將李昭亮私納

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効之脩捕博文繫獄昭亮皇恐
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可意則思亂人情
務在姑息脩乞假將帥權重以消未萌保塞之脅從者
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夏竦爲宣撫使曰是去禍而遺根
也欲以便宜誅之脩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内黄竦夜半
屏人以告脩脩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
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柰何一旦殺
無辜二千人既非朝旨諸郡具不肯從緩之則籍籍必
生變是趣之爲亂也遂止河決澶淵陳執中欲塞商胡
決横隴故道脩言功大必不可成徒勞人執中罷文彦
博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脩言六塔河不能容大

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既而濵棣德博數千里皆被害初
脩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來脩對曰
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
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爲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脩妹適
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
歸以俱來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張氏後在晟所與
奴姦事下開封府獄吏附致其言以及脩乃以戶部判
官蘇安世内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秋毫乃坐用張氏
匿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
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
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脩髮白問在外幾

原件短缺 P5-P6

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内銓小人恐脩復用僞
爲脩奏乞澄汰内侍兩省挾威令爲姦利者書騰都下
宦者人人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外議
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刋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
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
士判太常寺脩在朝以奬進天下士爲已任延譽尉薦
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
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
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而脩之文章遂爲天下宗
匠蜀人蘇洵嘗論脩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翺切近適當
似陸贄而脩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脩作唐書志五代

是日手詔欲遵慈訓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
純仁傳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
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
臣等爲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而
曰不宜責之太重蔣之奇者私論濮園事與脩合脩薦
之時已用王珪等所薦御史孫昌齡郭源明黃照又特
批以之奇爲御史論者以此短脩脩議濮園事雖不叶
群議觀脩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衆怨至於白首而
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
謂有君子之勇而言者指脩既爲執政行私以專寵祿
亦過矣脩博極群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

二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爲多所著易童子問
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内外制奏議四
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棐辯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蘇轍撰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
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
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
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
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按歐陽氏
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
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
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御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

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
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
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
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絶出
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
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
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
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
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
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
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

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爲當黜公
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
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
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
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
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
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
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
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
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
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

天下事又闕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直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粮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

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
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
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
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
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
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
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
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
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
遇於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
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

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粮餉遷州頻
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
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
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
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
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
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
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鬢髮盡白上
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
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
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

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

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

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
誨言之中書因將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
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
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
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自出聖斷上
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
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
臣等未敢便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
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
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
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
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
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
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
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
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
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
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
意矣然誥勑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
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
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
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

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
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
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
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
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
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
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
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
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
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
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
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
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
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
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熈寧初
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
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
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
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
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
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
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

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兖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録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

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奬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楊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弈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孫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原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

又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
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
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
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
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
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
且忠有煒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柅之三起三僨誰實使
之僨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逮歲嘉祐
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自
髮者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亦何知言恐
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
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歐陽文忠公墓誌銘

韓琦撰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怛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太常謚曰文忠詔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某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爲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左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

家焉曾祖諱郴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仕
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
國太夫人祖諱偃彊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爲文十餘
萬言召試補南京街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
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慎苟
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
析爲永豐今爲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毋韓國太夫人鄭
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
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聞

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
一逮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甦多士爲恨初補西
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
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
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
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
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
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
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
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
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

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
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
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
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
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諮訪上後
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
綱口舉僥倖頓絶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
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
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
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
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爾兵既減糧自

不乏詔從之又奏所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
美爲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
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爲
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
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幷帥耻謀不自已沮撓久之
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
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
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
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
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
造鏁揪船以絶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

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正范公與
同時入輔者終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
指之爲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
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
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
大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捃張氏貲產事遂興
詔獄窮治上爲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
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摭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
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
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三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
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

除入見上怪公須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
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僞爲公疏請汰內臣
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
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
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宋堯翰
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
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
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
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
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曰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慎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致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窺伺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汙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

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
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
部尚書知亳州事熈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
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
便朝廷既申告試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
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
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
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丐易蔡州大略
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
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
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

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
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
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
城府常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奬進人物
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
惟視姦邪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
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于朋友如尹師魯梅
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
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録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
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
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

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
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
痕跡自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
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
繼之氣燄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
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惟其說或有
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
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怪之語號大學體公一切黜
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
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
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至察寬不

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
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
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
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橫壠故道公言橫壠地已高仰功
大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
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
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隄
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
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
某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
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

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覽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内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議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録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繆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爲六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光禄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禄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孫男四人曰愻曰憲曰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秘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熙寧八年九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諸孤奉公之喪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銘曰

噫公之節其剛烈烈弼違斥姦義不可折噫公之文天資不群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讒蹶卒寤而知惟帝之哲升賛機務方隅以寧參議宰政社稷是

經成此王功大忠以効德高毁及退不吾較公之來歸
既安且治直報以壽戾也胡爲公文在人公迹在史兹
惟不窮亘千萬祀

蘇子瞻祭歐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毋國有耆
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
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
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
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學者至於用夷
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
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鱔而號狐狸昔
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
其釋位而去也莫不與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
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

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余追豈厭世之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夤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王介甫祭歐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迳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

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
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
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
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
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
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
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
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曾子固祭歐文忠公文

惟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
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煒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
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
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遹鼓行無前跋躓非恤世僞
難勝孤堅竟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
室頓挫彌勵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屢萌
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
淨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
戶逸櫝斂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
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飈欻再拯大艱垂紳秉笏

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
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
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奬成誘掖德信天資愷悌忠
實內外洞澈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
乃俞所乞放意丘樊脫遺羈馬沈浸圖史左右琴瑟忠
氣浩然不陋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斡鼎軸贊微
計密云胡傾殂慭遺則弗聞訃失聲眦淚橫溢戇冥不
敏早蒙振拔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
西望轜車莫持絪綍維公犖犖德義譔述爲後世法終
天不沒託辭敘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

蘇子瞻又祭歐文忠公文

軾自齠齔以學爲嬉童子何知維公我師晝誦其文夜
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撫掌歡笑改容此我
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
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議
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吾所謂文少與道俱見
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
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潁如見公顏入見夫
人羅列塵敷敢以中心請志子文夫人曰然師友之義
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依庭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
見潁人潁人 思公曰此門生雖無心報不辱其門清潁

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歐陽先生文粹標目

第一卷

論

本論上
本論下
原正統
明正統
正統上
正統下

第二卷

論

春秋一
春秋二
春秋三
春秋四
春秋五
石鷁
辯左氏

第二卷

論

易或問一
易或問二
易或問三
秦誓
縱囚
惟竹辯

策問

問禮樂
問六經
問爲治
問周禮
問井田
問爲政

問取士
第四卷
書
通進司上
第五卷
書
準詔言事
第六卷
書
辯杜韓范富
上政府
上范司諫
與高司諫
第七卷
書
上杜中丞
答王相公
回丁判官
與張秀才一
與張秀才二
答李詡一
答李詡二

答吳秀才

第八卷

書

答祖擇之
答宋咸
答徐無黨
與石公操一
與石公操二
與樂秀才
與郭秀才
與陳員外

第九卷

與蔡君謨

劄子

乞補館職
論館閣取士
論編學士院制詔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纖緯
乞定兩制員數
論均稅
論牧馬草地
論監牧

薦司馬光
薦王安石呂公著

第十卷

奏狀

議新學
論舉人懷挾
議科場
論史館日曆
論修河利害第一
論修河利害第二
論修六塔河

薦布衣蘇洵
舉蘇軾應制科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

第十一卷

序

送徐無黨
送曾鞏
送楊子聰
送張唐民
送王陶
送王聖紀

章望之字
胡寅字
鄭荀改名
第十二卷
序
廖氏文集
薛簡肅公文集
梅聖俞注孫子後
韻總
集古録目
外制集
內制集
第十三卷
序
帝王世次圖
傳易圖
詩圖
詩譜補亡
第十四卷
記
百州學
穀城夫子廟

仁宗御飛白
御書閣
畫錦堂
有美堂
至喜堂

第十五卷

記

峴山亭
先春亭
偃虹隄
許氏南園
李秀才東園亭
藥師院佛殿
明因大師塔
王彥章畫像

第十六卷

雜著

書梅聖俞詩藁後
書春秋繁露後
記舊本韓文後
讀李翺文
崇文揔目叙釋

集古録跋尾十
第十七卷
碑銘
王文正公
晏元獻公
第十八卷
碑銘
范文正公
余襄公
第十九卷
墓銘
杜正獻公
蔡君謨
第二十卷
墓銘
尹師魯
蘇明允
墓表
隴岡阡
周堯卿

歐陽先生文粹標目終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一

論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

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如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力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由懼其末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

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加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

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他爲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絶其夫婦於人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浸之以漸使昏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

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號稱王春秋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浸明　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耳其所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耳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鬼狗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孟子歎爲俑者不仁蓋傷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獨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悟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而取信是以古

者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俗本有本論中篇云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畧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均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導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雖非歐陽氏之書其可録者如此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

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自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外而終始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僞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

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正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正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

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乎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頃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遍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

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與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强有德者王盛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强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簒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

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爲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正統論上

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

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魏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推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殁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絶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

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

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
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
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
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
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
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
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
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
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
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
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命爲大夫而
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
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
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
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
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托國千里其
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
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
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
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
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
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

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復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勢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其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

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

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李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符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符堅

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強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與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一

類別
編號 U 02462
冊數 8
售價 40.00

北京圖書館藏

未拆